

罗杰·格林博士，宗教改革至今，第四讲，从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

© 2024 Roger Green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第 4 节课（缺少第 3 节课），内容是从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

实际上，在星期五，我喜欢先读点东西。

通常，我们会从我们正在学习的内容中谈一些灵修方面的事情。但今天，我们会从约翰福音第 5 章谈起。所以，如果我们周五在餐厅，我想在周五或周三开始。但我想先从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内容中谈一些灵修方面的事情。

今天正好是约翰福音第 5 章，我要读第 519 节。我们会在讲座中提到这一点，所以我读了它。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惟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凡父所作的，子也照样作。父爱子，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示子。并且要将比这些更大的事指示子，叫你们惊奇。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叫人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他不至于受审判，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这是约翰福音，这和我们今天要讲的有关。

如果有帮助的话，我正在看教学大纲的第 12 页。我们现在讲的是第 1 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和正当理由的性质。当然，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只是试图在这里拼凑一个谜团。

上帝保佑你。一旦我们把这四个部分拼凑起来，我们就可以退后一步，大致了解一下中世纪世界的罗马天主教，不要与今天的罗马天主教混淆。所以，好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正处于赎罪券的故事中。我们即将讲完赎罪券的故事。

所以，提醒一下，我们提到过教皇利奥十世有多坏。他是个非常坏的人，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当他成为教皇时，他有，而且他需要，他有，顺便说一句，他来自一个非常富有、有影响力的家庭。

正如我们提到的，他不是通过神职人员晋升的。当他成为教皇时，教皇的国库几乎被他的狂欢派对和奢侈生活等掏空了。现在他必须为自己筹集资金，也必须为圣彼得大教堂筹集资金。

因此，他派出赎罪券销售人员到全国各地和欧洲各地，以低价出售全赎罪券。现在，特泽尔修士来到了维滕贝格，可怜的特泽尔修士遭到了马丁·路德的愤怒，马丁·路德恰好在维滕贝格教书。所以，我们正处于这个故事的中心。

我们需要完成这个故事，然后我们需要看看宗教改革如何回应这一切，这是我们大纲中的 E 点。但让我们完成这个故事。这是马丁·路德的照片，他把他的 95 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门上，论纲编号，什么，论纲编号 86。

哦，顺便说一句，95 条论纲实际上围绕着赎罪券问题。所以，有很多关于赎罪券的内容。所以，这里有一个例子：论纲第 86 条：教皇的财富远远超过最富有的百万富翁的财富。

那么，他难道不能用自己的钱而不是虔诚的穷人的钱建造一座圣彼得大教堂吗？所以，顺便说一句，把这些论点钉在教堂门上，为穷人辩护。现在，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我担心教会历史会误解这件事。而且经常，也许在你的教堂的宗教改革星期天，人们谈论勇敢的马丁·路德，这是一种抗议行为。

他在这里抗议，把论纲钉在门上，于是宗教改革开始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好故事，但背后没有真相。

马丁·路德的做法在中世纪非常普遍。他是一名神学教授，他的工作是教授神学，他的工作是在大学公开辩论神学问题。当神学老师准备讨论一些论文时，他会把它们钉在教堂的门上，因为教堂的门就像大学的公告板，因为大学就坐落在教堂旁边的教堂里。

所以，教会在某种程度上管理着大学。所以，这不是抗议行为。他无意抗议罗马天主教会。

他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但他也是一名神学教师，这是他的工作。所以，他发布这 95 条论纲并就这些论纲展开公开讨论，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这就是学习神学的方式。所以，这不是抗议行为。

这些作品可能是用拉丁文写的，因为拉丁文是当时大学的语言，但它们也可能被翻译成德语。马丁·路德之所以如此出名，原因之一是，当路德开始神学研究罗马天主教会时，印刷机被发明了。路德的作品被印刷出来，然后人们可以看到它们，包括教皇，他并不认为这很有趣。

所以，这里重要的是他关于赎罪券的论点。好的，现在我只想说一件事。95 条论纲中提出了一个神学论点，但请注意，这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他制造了一个经济问题，而不仅仅是挑战了他们的神学。因为如果全国范围内出售赎罪券的钱用完了，那么教会，利奥，将没有他自己的国库或建造圣彼得大教堂所需的钱。所以，这不仅仅是纯粹的神学问题；这里还发生了一些经济问题。

请注意，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也在捍卫这些论点中的权利，他捍卫穷人，因为就他而言，他们被教会利用了。所以，他在捍卫穷人。所以，这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毫无疑问。这里发生的事情有点令人惊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开启了宗教改革。

但我们希望将事件本身放在适当的背景下。好的，直到 95 条论纲之前，我们还能理解吗？关于整个赎罪券事件的发展方向，还有什么疑问吗？好的，是的，杰西。对，对。

看起来，你说得对，你说得对，这确实是一种防御。路德的一点就是：他不在乎冒犯了谁。如果他说的是真话，神学上是正确的，经济上为穷人辩护，他就会把它公之于众。

因此，路德并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行动来与利奥十世本人作对，但教皇办公室并不认为教皇办公室符合圣经。因此，整个教皇办公室对路德来说非常令人不安。但你是对的，这种语言有点煽动性。

当利奥十世看到九十五条论纲时，他非常生气。这有点煽动性。路德就是这样的人。

但同时，因为他是神学老师，所以他觉得这是我的职责。我的职责是揭露这个问题并就此展开良好的讨论。但你说得对，人们确实被冒犯了。

事实上，教皇对此感到很生气。是的。这里还有别的事情，是的。

是基于神学的吗？是的。他基本上是基于神学的。他挑战了整个赎罪券体系。

当然，如果你开始挑战这块拼图，你也会挑战忏悔。你将会挑战额外的工作。你将会挑战罪恶的两种本质。

我的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 95 条论纲的出台，纸牌屋的真相已经暴露，事情开始变得一团糟。因为有一件事是挑战，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不想再做罗马天主教徒了。

他认为罗马天主教会应该解散或类似的事情。他以神学家的身份这样做是为了忠于自己作为神学家的使命。将这些事情公之于众。

让我们讨论一下，也许会有一些好处。是的。阅读 95 篇论文很有趣。

做这件事不需要花很长时间。读起来很有趣。就我们所处的位置而言，另一个挑战就是。

好的。好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查看 E 点，即宗教改革的回应。宗教改革是如何回应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谜题的四个部分以及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情况，宗教改革是如何回应这一切的？好的。

好吧，我只想在这里提四五件事。我想提的第一件事是，我们经常说宗教改革是为了信仰的本质而斗争，而这也成为了宗教改革的战场。我们甚至在标题《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和信仰的本质》中也用到了这一点。

确实如此。路德和后来的加尔文等人正在挑战罗马天主教的正当理由观念。确实如此。

但我一直认为这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我认为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正在受到挑战。我认为这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保证。真正受到挑战的是保证问题，因为事实上，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世界的人们无法确信他们是上帝的孩子。

他们无法拥有一颗平静的心和平静的心态，无法相信他们是上帝的孩子，有一天他们死后会去和上帝在一起。他们总是担心今生所犯下的所有罪孽会给他们带来惩罚。他们总是担心自己可能犯下了一个他们没有忘记或没有忏悔的大罪，因此，他们死后无论如何都会立即下地狱。

他们总是担心死后可能要在炼狱中受苦数千年，然后才能去见上帝。所以，宗教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路德等人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确信的问题。我能确定我是上帝的孩子吗？我能确定今生和来世我都是上帝的孩子，我死后会去见上帝吗？好吧。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天主教会作为一个教会、一个机构，无法为他们提供这种保证，因为罗马天主教会无法告诉他们将在炼狱中服刑多久。我的意思是，上帝知道这一点。罗马天主教会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帮助他们获得全赦。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天主教会自食其果，缺乏保证。因此，就讲座 E 而言，改革者现在要做的，宗教改革现在要做的就是应对这种缺乏保证的情况。我们将如何应对这种缺乏保证的情况？我们将如何给予人们我们认为圣经给予他们的保证？那么，关于应对方法，我只想提几种方法。

好吗？所以，问题在于保证。我们该如何回应？好。第一个回应是，你不仅作为信徒得到救赎。

现在，这是路德的演讲或布道，或者加尔文的演讲或布道，所以你可以听听。这就是他们会说的话。你不仅作为信徒得到了救赎，而且你可以确信你会得到救赎，因为救赎不是你通过任何你所做的工作就能获得的东西。

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已经为你赢得了。所以这很常见。你知道，你可以确信你得到了救赎。你可以确信你得救了。

好的。让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我们读到的经文，约翰福音第 5 章，特别是约翰福音第 5 章第 24 节。所以，我举三个例子。它们恰好都来自约翰福音，但约翰福音第 5 章第 24 节。看看我们今天早上读到的内容。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他有永生。他不至于受审判，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路德讲道时讲的就是这样的一段经文，或者加尔文讲道时讲的就是这样的一段经文，告诉人们他们可以确信这一点。我再给你两段经文，你记下来，然后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查阅。但是约翰福音 3:36，如果你只记下这一段经文和约翰一书 1:7。所以，这些都是与这个伟大的保证有关的经文。

约翰福音 3:36，约翰一书 1:7。好的，这就是一个回应。第一个是约翰福音 5，特别是第 24 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一段稍长的经文，但约翰福音 5:24。好的，这就是一个回应。

所以，你可以听听加尔文和路德对此的看法。好的，第二个回应。路德和加尔文告诉这些人，在你被救赎之后，你就会一直被救赎。

基督能够救赎他的子民。但你因他对你的忠诚而得到救赎。你不是因你所做的事而处于救赎状态。

这并不是让你继续从事救赎工作的原因。你所做的那些善行是伟大的，因为它们是你救赎的标志。但那些善行并不是让你受制于他的因素。

它们不是让你重生和保佑你安全的东西。所以，这个的总称是圣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

所以，他们宣扬圣徒的坚忍。路德和加尔文宣扬圣徒的坚忍。但是，在圣徒的坚忍之下有一个“但是”。

当我们谈论圣徒的坚忍时，我们认为这意味着我坚持不懈地坚持上帝。上帝似乎在向我伸出援手，而我似乎抓住了他的双手，我真的很努力地坚持上帝。有时，我觉得自己正在从上帝的手中溜走，我只是感觉到他的指尖，我正在溜走。

那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这样看待坚忍的。但改革者们对圣徒坚忍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圣徒坚忍不是我很难坚持信仰上帝。

圣徒的坚忍是上帝坚持信仰的坚忍。所以，这是上帝的坚忍。不是我们的。

所以上帝把我们抱在怀里，他把我们抱在怀里，所以这不是我们抱住上帝，而是上帝抱住我们。所以这是他们回应的第二种方式。让我给你一个形象的例子，那就是约翰福音10:28和29。

如果你只是记下来，那么你就可以查阅。但约翰福音 10:28 和 29。第三，他们想要强调这一切的第三种方式是，他们希望人们不仅得到拯救和救赎，而且还要知道他们得到了救赎。

他们想要人们，而你知道自己被救赎的方式就是见证它。所以，他们希望人们见证他们是基督救赎的人。罗马天主教徒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与上帝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他们总是在犯罪，总是需要为罪孽付出代价等等。

但他们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已经得救了。好的，第四个方法。这第四个方法非常重要。

你可以听到路德在讲台上再次高喊这个，但炼狱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炼狱不存在。它是虚构的。

现在，当路德、加尔文和其他人宣讲这一点时，你几乎可以听到人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从圣经、理智和经验上都确信炼狱是不存在的。你几乎可以听到人们的呼吸声。哇，这是个好消息，因为现在我知道我不会受到上帝的任何审判。我知道我现在有永生了。

它会在天堂等地继续下去。我知道我的亲戚都没有在炼狱。我的朋友也没有在炼狱。

炼狱是不存在的。所以，一旦改革者能够从讲坛和文字上说服人们，这一点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炼狱是不存在的。

好的，最后，第五种应对这种缺乏保证等问题的方法，即通过上帝的恩典来辩护。恩典的信息。同样，我认为当人们听到这个信息时，它可以帮助他们轻松呼吸。

我们因恩典而称义。我们因上帝的恩典而成为他的孩子。正是因上帝的恩典，他才拯救了我们。

我们所做的事是恩典的标志，但我们是靠他的恩典得救的。因此，我不再需要生活在恐惧之中，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徒如是说。这是恩典的代名词，对那些人来说，这真是一句好话。

所以，这里发生的事情就是，当听到这个保证的消息时，整个欧洲都松了一口气。你可以看到他们，如果他们一生都是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徒，你可以看到他们说，这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这是福音的好消息。

现在，让我读一下。我只想读一小段书，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想回答有关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关于它在人们眼中是什么样子，他们在天主教统治下

如何生活，改革者是如何出现并解放他们的。但如果我可以读一段话。仅仅看到宗教改革只是对中世纪后期教会中某些滥用和某些堕落行为的反应是不够的。

无论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宫廷的腐败有多严重，也无论通过增加赎罪券、圣物等手段欺骗人们有多可怕，这些事情本身都不会导致宗教改革。就普遍的颓废而言，它有许多原因，本文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要注意，迷信、赎罪券制度、朝圣等归根结底是经院哲学和整个中世纪教会神学缺陷的结果。

教会无法满足人类对真正救赎保证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场大战是围绕着保证展开的。教会无法满足人类对真正救赎保证的渴望。

教会教导说，只有上帝赋予个人的特殊启示，才能确保得救。但即便是寻求上帝的特殊启示也被认为是不恰当的。普通基督徒如果经常接受天主教会的圣礼，并且没有犯下致命的罪，就可以希望得到上帝的仁慈接纳。

然而，无论是在教会的教义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为那些不满足于成为教会认可的普通基督徒，而是认真对待上帝所有激进要求的人提供任何保障。根据当时天主教的教义，人的称义部分取决于人自身是否具有正义。而对于这种正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路德时代，一个因自己的罪孽而苦恼的人只会被告知，他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救赎的确定性尚不清楚。而对于这种救赎的确定性，如果持续太久，就会被视为妄自尊大。

其目的是在恐惧和希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所以，救赎的保证，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意义所在，改革者们也随之而来，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好吧，让我在这里停一分钟。

第 1 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和正当理由的本质。这里有任何内容吗？我们了解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了解为什么这对改革者（如路德和加尔文）来说如此成问题吗？我们了解他们如何回应这些保证之类的东西吗？但是，有没有人想讨论

这些内容？有人吗？有什么问题吗？讨论？您不确定我们讲授的内容吗？清楚我们讲授的内容以及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发生的事情吗？每个人都同意吗？好的。好的。

是的。你是指整个保证的事情吗？保证的整个基本业务是什么？好的。嗯，第一个反应是它可以是你永生的保证，一种确定性，一种你永生的确定性。

在约翰福音 5:29 和约翰福音 5:24 中，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这不至于受审判。他已经出死入生了。

因此约翰强调你已经拥有永生，而死亡是从你已经拥有的永生过渡到完全永生等等。这有道理吗？这里还有其他吗？你还好吗？好的。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讲约翰。约翰·加尔文。我也讲第二讲，约翰·加尔文的神学。

这里的人很有趣。让我开始讲第二讲，约翰·加尔文的神学。你可以看到我要做三件事。

我要讲讲他的生平。我只想把他的生平写进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故事中。然后，我们再谈谈他所完成的一般工作。

然后，我们将讨论他的神学的某些方面。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整整 16 周的时间来研究约翰·加尔文的神学。因此，我们必须从他的神学中进行挑选，看看他的神学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有何不同，以及他为什么能够领导第二代宗教改革等等。

好吗？你同意吗？首先，我想说几件事，关于他一生的几大亮点，你应该注意，我认为这些亮点在传记方面很重要。好的。首先，我这里也有一些地方。

我要说一些名字和地点。首先，他出生在法国诺永。诺永。

这里有法语专业的学生吗？说说看。这里有双语人士吗？说法语吗？好的。所以他出生在法国。

好的。这非常非常有趣。现在，这对我来说非常有趣，因为约翰·卡尔文出生于法国，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其他一切，他的性格与马丁·路德完全相反。

约翰·卡尔文是一名学生，也是一名法国思想家，他用拉丁文和法语写作，非常注重措辞。马丁·路德是一名即兴布道者，他完全不注重措辞，而且非常散漫。约翰·卡尔文将会非常有条理。

路德根本不会组织起来。上帝选择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发起这场改革，这对我来说很有意思。我的意思是，不可能有两个性格如此不同的人。

好吧。他出生在法国。好的。

现在，他已经上过几所大学，基本上，他学习的是法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我提到的几所大学，只是他上过的几所大学：奥尔良大学、布尔格大学和巴黎大学。所以，他上过几所大学，基本上就是学习法律。

所以，他受过律师培训。现在，这让你感到惊讶吗？不，这并不让你感到惊讶，因为当你看到加尔文、当你读到加尔文或当你读到他的布道时，他就像律师一样为自己辩护。所以，他几乎为你提供了基督教的法律论据。

因此，他学习了法律，也学习了人文主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是人文主义，它实际上是一种对古希腊和古罗马著作的尊重。它是对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哲学、思想等的一种复兴。

但他，我们会怎么说呢？他在法律和人文主义研究方面受过自由主义的训练。他受过自由主义的训练。现在，我只想说，我们仍然处于中世纪的世界，所以那是一个与我们不同的世界。

我来谈谈他上的这些大学。在那个世界里，你上大学是为了跟随某位教授学习或学习某门课程。大学并不能养活你。

你只要上大学，然后如果你需要学习另一门课程，你也许会去另一所大学等等。这与我们现在的世界和大学生活完全不同。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这就是他所做的。

好的，现在就他的一生而言，另一件事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训练是在巴黎大学。所以，就我们感兴趣的而言，巴黎大学是约翰·加尔文的转折点。在巴黎大学发生的事情有两件事。

好吧，你大概可以想象他在巴黎读大学时的情景，但确实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他开始阅读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的著作。马丁·路德，这个人是谁，他在写什么，我应该了解他什么？所以，他开始阅读马丁·路德的作品，毫无疑问，他非常着迷于他的作品。

好的，第二点，他自己告诉我们，1533 年，他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皈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1533 年。他出生于罗马天主教堂。他是一个名义上的罗马天主教徒，并不是特别虔诚，但在 1533 年，他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皈依。他是这样描述的，上帝征服了我的心，让我的心变得顺从。

我对此类事情的态度比我这个年轻人的性格要硬得多。好吧，约翰·卡尔文在 1533 年成为了一名信徒。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在巴黎有两件事，研究路德，然后通过圣经成为信徒，也通过阅读路德等等。所以这两件事至关重要。好吧，另一件事与他的人生有关，那就是他从这里走向何方。好吧，约翰·加尔文决定他必须离开罗马天主教会。

所以，这与路德不同。路德实际上是被逐出罗马天主教堂的。他被逐出罗马天主教堂，而约翰·加尔文则决定离开罗马天主教堂。

好的，脱离罗马天主教堂非常重要。所以我需要描述一下脱离教会的过程。我想前几天我们寻找过魔法标记，但在这里没有看到任何魔法标记。

那么，这里有，这里有，哦，这里有魔法标记吗？太好了，如果有的话，那就太好了。但是，哦，谢谢，先生。好的，我必须这样做；我必须找人帮我做一个 PowerPoint。

那我就不用再这么做了。好的，这是罗马天主教的想法。这是罗马天主教对加尔文的理解。

加尔文是罗马天主教徒，他偏离了教会。他应该做的是留在真正的教会，做一个真正的信徒。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故事是关于约翰·加尔文的偏离。

他离开了，迷失了方向，他本应该留在真正的教会里。这不是加尔文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理解。以下是加尔文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理解。

加尔文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理解是，罗马天主教会已经偏离正道。因此，为了留在真正的教会中，他必须离开罗马天主教会。因此，通过离开罗马天主教会，他留在了圣经教会中。

因此，对于约翰·加尔文和罗马天主教会发生的事情，人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天主教的观点，他偏离了正轨。加尔文的观点是，罗马天主教会不再是真正的圣经教会。

所以，为了留在真正的教会，我必须离开罗马天主教会。所以，这确实是一场分歧问题。然而，约翰·加尔文决定离开罗马天主教会，休息一下。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他最终到了巴塞尔，这就是飞机的头顶。他最终到了巴塞尔，你知道，我们只是看到了卡尔文去过的一些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把飞机放在那里。

我，我无法解释这一点，但我只是认为它代表旅行，即使它并不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旅行。所以，我不知道。无论如何，它就在那里。

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巴塞尔。好吧。为什么是巴塞尔？好吧，当宗教改革开始，当宗教改革爆发时，欧洲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罗马天主教地区，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改革、新教和改革地区。

那里有一条真正的分界线，所以巴塞尔是一座改革城市。巴塞尔是一座城市，瑞士巴塞尔是一座接受宗教改革的城市。所以，很自然地，他要去一个他现在作为新教徒感到自在的地方，他决定去巴塞尔，那里曾经是瑞士的，现在也是。

好吧。长话短说，1536 年在巴塞尔，这是一个重要的日期。顺便说一句，1536 年，约翰·加尔文开始撰写《基督教要义》。让我看看。

我不这么认为，对此我深表遗憾。1536 年，他开始撰写他的《基督教要义》，也就是后来的《基督教要义》。好吧。

现在，《基督教要义》的开篇，以及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基督教要义》，是一部清晰、明确的宗教改革神学辩护。这就是他于 1536 年在巴塞尔开始撰写《基督教要义》的原因。他试图明确地捍卫宗教改革神学。

所以，这就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好的。现在，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回到之前的 PowerPoint。

一个叫法雷尔的人和我把日期记下来，这样你们就知道了。这些日期不是用来记忆的，只是让你了解这些人生活的年代。但有一个叫威廉·法雷尔的人，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第一个名字的发音，但有一个叫威廉·法雷尔的人。威廉·法雷尔在日内瓦组织了宗教改革，日内瓦也是瑞士的，它成为了像巴塞尔一样的宗教改革城市。

事情是这样的，法雷尔说服加尔文和他一起去日内瓦，巩固日内瓦的宗教改革。所以，法雷尔，加尔文的朋友，你知道，和加尔文聚在一起，加尔文去了瑞士日内瓦巩固宗教改革。现在发生的事情是，长话短说，日内瓦的很多人都反对法雷尔和加尔文。

他们认为他们的新教伦理太难遵循。他们认为他们的新教神学太深奥。他们的新教伦理要求太难遵循。

你们把这些强加给我们，我们不喜欢。所以他们几乎把他赶出了城。所以法雷尔访问日内瓦并帮助巩固宗教改革并没有取得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雷尔和加尔文都有点被赶出了城。

所以，他们被驱逐出城。所以，日内瓦，日内瓦看起来不会成为宗教改革的典范城市。如果我们不能把宗教改革原则灌输到这里的公民生活中，我们似乎无法在这里做很多事情。

所以他们就出发了。好的。好的。

那么，约翰·加尔文离开后会发生什么？约翰·加尔文去了斯特拉斯堡。约翰·加尔文最终到了斯特拉斯堡。好的。

约翰·加尔文为什么要去斯特拉斯堡？他去斯特拉斯堡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斯特拉斯堡是一个法语城市，也是宗教改革之城。所以这完全符合约翰·加尔文的观点。

如果是法语和宗教改革，那就是他讲法语，他可以帮助并影响那里正在进行的宗教改革。所以，我认为他可能认为他会在那里度过余生，因为法语和宗教改革，他可以做很多写作等等。所以他去了斯特拉斯堡，我认为他认为他会永远定居在那里。

正是在斯特拉斯堡，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马丁·布泽尔的人，这个名字的发音是 Bucer 而不是 Butzer。所以，Butzer，就像是 BUTZER，但他是在斯特拉斯堡遇到马丁·布泽尔的。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因为马丁·布泽尔帮助加尔文塑造和形成了他的神学。

马丁·布泽尔是约翰·加尔文在神学上最重要的影响者之一。因此，在斯特拉斯堡的那段时间对约翰·加尔文来说非常非常有益。正如我所说，有一段时间我认为他认为自己会永远留在那里。

就写作而言，他在斯特拉斯堡期间完成了两件事。好的，第一，他详细阐述了《制度》，他将用一生来做这件事。第一，他在巴塞尔开始出版《制度》。

在斯特拉斯堡期间，他开始详细阐述这些制度。因此，他重新出版了这些制度，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并进行了更多的讨论，等等。好吧，他做的第二件事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他写了一篇关于罗马书的评论。这是他的第一篇评论。

他为《罗马书》写了一篇注释，因为他觉得《罗马书》很重要，需要理解。从那时起，他为很多圣经书卷写了很多注释。他并没有为《圣经》的每一本书都写注释，但他为圣经书卷写了很多注释。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特拉斯堡确实提升了他的事业，他的写作和出版事业，不仅对《基督教教义》如此，对罗马人也同样如此。好吧，让我先讲完加尔文的生平，然后我们再看看是否还有一些关于他生平的零碎问题，然后再继续讲他的著作。加尔文最终还是去了日内瓦，1541 年他被召回日内瓦。

日内瓦的代表来到加尔文那里。他现在定居在斯特拉斯堡。他们来到加尔文那里，说，也许我们错了。

也许我们需要你来日内瓦。也许我们需要你来日内瓦，帮助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宗教改革的原则等等生活。所以他们邀请他回来，加尔文也确实回去了，他成为了日内瓦的公民，对日内瓦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你不应该把加尔文看作，他不是日内瓦的政客。他在日内瓦没有政治职位。所以，他没有那种权威。

他的权威主要来自他的传道事工以及他的写作和教学。他拥有这种权威，他试图说服日内瓦人民按照圣经和宗教改革的神学原则来管理他们的生活。所以，他有权威，但他没有政治权威。

他拥有的权威是作为圣经神学家、传教士和教师。这是他在日内瓦拥有的权威。他几乎每天都在布道，镇上的人们都会来听加尔文布道。后来他在日内瓦去世并埋葬在日内瓦。

所以这变得非常重要。我确实想提一下日内瓦发生的一件事。也许我会在这里停留片刻。

首先，这里有任何关于的问题吗？我想提一下他一生中的一件事。加尔文，1509 年至 1564 年，我必须自己查一下，1509 年至 1564 年。

他死在日内瓦，他要求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他不想死后被人推崇。所以他被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坟墓里。

到目前为止，还有关于 Calvin 的其他事情。好的。我在这里停一下，因为您一直在写作和点击，有时我会给您五秒钟的休息时间，而在星期五，我会给您十秒钟的休息时间。

所以，今天是星期五，所以你们可以为此而高兴。所以，就这么办吧，我不知道在录制过程中会如何进行，泰德，但我喜欢让人们休息一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伸展一下，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休息一下。祝福你们。

我们可以做到。这是可行的。好的。

很好。关于日内瓦还有一件事：我想谈谈他所做的工作，然后谈谈他的学说。学说是这门课程最重要的内容。

但是还有一件事是关于日内瓦的。这显示了这个人的一些情况。当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名叫迈克尔·塞维蒂斯，这是迈克尔·塞维蒂斯的出生日期。

我们不知道他确切的出生日期，但大约是 1511 年。迈克尔·塞维蒂斯基本上是一位一神论者。他不相信三位一体，他来到日内瓦，在日内瓦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现在，人们经常会说，看看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是什么样的人？他会把人烧死在火刑柱上吗？加尔文，饶了我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想尽可能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火刑不是约翰·加尔文的所作所为。因此，当塞尔维蒂斯来到日内瓦并被火刑时，那也不是约翰·加尔文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约翰·加尔文愿意公开与他争论三位一体，但他鼓励塞尔维蒂斯不要来日内瓦，因为他知道如果塞尔维蒂斯来日内瓦会发生什么。

所以，他对他说，别来。别这样对待自己。而塞尔维蒂斯却很固执地说，是的，我要去日内瓦，我要公开与你辩论三位一体，因为我不相信三位一体。

所以，他们把他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了。所以，是市议会将塞瓦蒂斯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了。这与加尔文无关。

那是一个市议会。事实上，加尔文在他入狱后还去探望过他。加尔文甚至还去监狱探望过他，但这与约翰·加尔文无关。

所以，我希望你们准备好捍卫加尔文火刑故事中的信仰，因为这不是真实的故事。所以他试图让塞维蒂斯不要来日内瓦。但这就是塞维蒂斯火刑的故事。

他只具有道德权威和道德影响力，但对国家法律没有影响力。他对市议会没有影响力。所以，杰西说得对。

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会被烧死？为什么中世纪的异教徒会被烧死？所以，如果Servaitis被认为是异教徒，他们就会把他烧死。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不，他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的神学。他们这样做还有什么原因？有人想猜一下吗？为什么要把人烧死？是的。

是的，他们害怕异教徒会滋生社会混乱，会给社会带来混乱。

塞尔维蒂斯这样的火刑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因为他谈论的事情让人们感到紧张和不安，而且存在争议等等，我们不能在日内瓦既维持秩序又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委员会烧了火刑来维持秩序。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没有这样做以维护正确的神学。

议会这样做是为了维持秩序。所以，加尔文住在日内瓦。直到他去世，他一直住在日内瓦，这就是他的生活。

好的。你对他的生活还满意吗？无论如何，你都会在这本书中看到他的很多生活。但我只想在整个课程中挑选四五个人来给你讲述他们的传记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对于神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好吧，我们花几分钟来谈谈 B 点。我们来谈谈 Calvin 的作品。

加尔文奉献自己做了什么？那么，最重要的是他的神学。好的。有几件事。

第一，加尔文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调解人。加尔文是宗教改革时期站在两极之间的人，他投入了大量精力来解决宗教改革领袖之间的分歧。所以加尔文扮演了一个非常出色的调解人角色，你可以看到加尔文在很多领域都扮演着这个角色，比如圣餐。

当我们讨论他的神学时，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人们应该如何看待主的晚餐？好吧，加尔文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并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约翰·加尔文的一点。

不管你对他的神学有什么看法，不管你对约翰·加尔文这个人有什么看法，你都必须承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建立了一种更为友好的宗教改革。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加尔文真的想在山上建造一座上帝之城。

清教徒来到波士顿时用过这个术语，但加尔文想在山上建造一座上帝之城，作为宗教改革的典范，宗教改革生活和思想的典范。他希望日内瓦成为这座城市。他希望日内瓦成为那个地方，这个地方，这座上帝之城。

现在，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样，这不是神权政治，因为他在日内瓦没有政治权力。他有道德权力，但没有政治权力。所以这不是神权政治，而是一种可见的上帝之城等等。

好吧，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建立了所谓的日内瓦学院。所以他创办了日内瓦学院。日内瓦学院是人们来到日内瓦，与约翰·加尔文和其他人讨论和学习神学的地方。

然后，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家乡，传播优秀的圣经神学或系统神学等等。因此，来自西欧各地的人们都来到日内瓦学院向约翰·加尔文等人学习。所以这是一种传播日内瓦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信息的方式，日内瓦应该是山上上帝之城的典范，等等。

那是向日内瓦学院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好的，第三点。第三点，加尔文是，我非常谨慎地使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存在争议。

所以，加尔文是一位伟大的神学系统化者，改革神学的创始人。他组织了改革神学。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词。

他们不喜欢系统化者这个词的原因是它听起来太静态了。它听起来太像中世纪经院哲学，而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会争论神学等非常精细的要点。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这个词，但我喜欢。

我喜欢这个词。他是一位系统化者。也许如果你想用组织者这个词，他是一位出色的神学组织者。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和路德完全不同。路德不是一个系统化者或组织者。路德想到什么，就写下来。

那是布道。他在神学上涉猎广泛。你对路德所做的就是找到他一生的主要观点和他所教导的内容，并遵循这些观点。

但加尔文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系统化者。所以，这对宗教改革来说是真正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的，第四点，加尔文在宗教改革的游戏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加尔文给出了如何进行神学研究的组织原则。如果你想说加尔文开发了一种进行神学研究的方法，那么有一些基本原则你可以用于进行神学研究。

好吗？如果你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践，你就会忠于圣经和上帝希望你知道的一切。好吧，我在这里只提一个，也许我们周一回来的时候我会再提几个。我就提一个吧。

这就是认识上帝和认识我们自己的原则。这就是自我认识、认识上帝和认识我们自己的原则。也许我可以在这里再用一次这个。

这也非常适合放在 PowerPoint 上。让我把上帝放在这里，让我把我们放在这里。从方法论上讲，当涉及到对上帝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时，加尔文是这么说的。

我们拥有的所有智慧都始于对上帝的认识，而这又导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而且，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越多，我们对上帝的了解就越多。所以这就是制度的开始。

我们拥有的所有智慧，即对上帝和我们自己的认识，都始于对上帝和我们自己的认识。但加尔文接着说，但哪种认识先出现呢？这真的很难说。我们先认识上帝，然后因为我们先认识上帝，我们才认识我们自己？还是我们对自己有很好的认识，通过认识自己，我们对上帝有了一些认识？是哪一种呢？嗯，对加尔文来说，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就这样周而复始。但从方法论上来说，加尔文就是这样开始他的教义的。所以，认识上帝，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认识上帝，一个自然而然地引向另一个，这是一个奇妙的循环。

现在，每当我在各种课程上讲授这一点时，尤其是在核心基督教神学课程上，这都是反文化的信息。为什么这是反文化的信息？这是反文化的信息。我现在是在传道，还是在教学？我不确定我现在在做什么，所以我是否越界了？我可能已经越界了。

为什么这是反文化的信息？因为在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很多人根本不想了解上帝。他们对上帝一无所知。他们不想知道上帝。

他们不相信上帝。嗯，这对加尔文来说是个问题。加尔文会说，那么你怎么能了解你自己呢？如果你不了解你的造物主，不了解创造你的人，你怎么可能了解你自己呢？你不可能。

如果你不把自我认识放在认识上帝的背景下，那么自我认识就会受到严重限制。所以加尔文传达了一种反主流文化的信息。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我们生活

的世界中肯定如此。但无论如何，他制定了一些组织原则，你应该根据这些原则来研究神学。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正是神学院的起源，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原则。我认为它现在仍然是。我认为，对于认真研究神学来说，了解上帝和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你需要不断地进行。

你要不断地处于这种循环中。你对自己了解得越多，你对上帝的了解就越多。你对自己了解得越多。

好的。我先说几句公告。

我是罗杰·格林博士，正在上他的教会历史课，从宗教改革到现在。这是第 4 节课（缺少第 3 节课），内容是从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